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無恥奴
第三十五回 癡公子忽遇瞞天網 呆觀察痛失味心錢

且說宣蘭生對餘季瑞道：「這件事情是你自家不好，如今差不多木已成舟，叫我還有什麼法子？況且他把名字上頭簽了一排洋字，這就是個千真萬確的憑據，你就是和他打官司也是打他不過的。更兼如今的時代都是外國人的世界，我勸你還是認了晦氣罷！」餘季瑞聽了，目瞪口呆，想想宣蘭生的說話，自是不差，但他是個一錢如命的人，那裡捨得這三萬幾千兩銀子，見宣蘭生一口回絕，不肯和他說法，只得立起身來，苦苦地哀求道：「職道的意思，總想大人和職道想個法兒，現在只有大人的說話，外國人還肯聽些，要是除了大人，就是裡頭的軍機，外頭的督撫，也不在他們的心上。職道若是去求了別人，也是無濟於事，總求大人格外的施恩。」說著，又請了無數的安。宣蘭生起先不肯答應，卻被餘季瑞輕輕的一個高帽子帶在他的頭上，帶得他心上有些活動起來。又見他提著全付的精神連環不斷的請了無數的安，也覺有些過意不去，只得把口風放鬆了些，說道：「也罷，我且去把江念祖傳到這裡來，問他幾句，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情形，然後再和你想法，碰你的運氣罷了。」餘季瑞聽了，方才大喜，連忙請安謝了。宣蘭生見他沒有什麼別的話說，便端茶送客。餘季瑞逼著兩手，直挺挺的對著宣蘭生，站了一站，才退了去。宣蘭生隔了一天，便把江念祖傳到行轅，問他餘季瑞的事情。江念祖抵賴得乾乾淨淨，說一些不關他事，都是外國人的意思。宣蘭生聽了，心上明白，曉得都是江念祖掉的搶花，便托著江念祖到外國人那裡去兩邊勸解。江念祖是個勢利薰心的人，他見宣蘭生近來的聲勢，甚是赫奕，落得做個人情，便答應了去和餘季瑞勸解。去了一天，江念祖又來回覆宣蘭生道：「外國人聽說這件事情，有大人在裡頭勸解，他說不好掃了大人的面子，現在答應了這所房，他和餘季瑞各得一半，但大家不許居住，招了買主來賣掉了，大家均分，他說這還都是看著大人的面子，若是別人時，他竟是一些兒活動也沒有的。」宣蘭生聽了，甚是高興，便隨口謝了江念祖幾聲，江念祖連稱不敢，又講了幾句閒話，退了去。宣蘭生又去請了餘季瑞來，和他說了，餘季瑞雖然不甚滿意，但是也無可如何，總比平空被他占去的好些，著實的謝了宣蘭生幾句。後來不多幾天，那房子賣掉了，卻止賣了三萬兩銀子，整整的折了二千，餘季瑞分了一萬五千兩銀子，雖然心上難過，卻也想不出什麼法兒，只得罷了。誰知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忽一日江念祖又到餘季瑞公館裡頭來，說有事情要見。餘季瑞聽得江念祖來了，便吃了一驚，暗想他又來做什麼，便叫家人出去，回他不在家。家人出去說了，江念祖聽了，卻冷笑了幾聲，對那家人說道：「你們大人出去了麼？可曉得什麼時候回來？」

但是我有要緊說話，要和你們大人說，等你們大人回來，請他明天十二點鐘，在公館裡頭等等，你就說你們少爺在外頭鬧了亂子，我是一片好心，來和你們大人商議，要是明天我來，看不見你們大人，這件事情，我可不管了。憑著外國人去和他打官司，不干我事。」說著，就起身走了。家人聽了他這一番說話，摸不著頭腦，只得進去，和餘季瑞說了。餘季瑞聽了，又大大的吃了一驚，不知自己的兒子，在外頭又鬧了什麼亂子出來。

原來餘季瑞的兒子，叫做餘重雅，向來甚是荒唐，瞞著餘季瑞在外面花天酒地的無所不為。但是餘季瑞扣住了銀錢，不肯放鬆一點，餘重雅無可如何，只得在外面東拉西扯的，做著虧空，恰恰又是江念祖私下和他經手，向外國人借了三千塊錢，江念祖做了一個保家，有心敲他的竹槓，那借契是外國人親手寫的，全是洋文，江念祖曉得餘重雅不識洋文，便和外國人通同作弊，在那三千塊錢的數目上頭，多加了一個零，變成了三萬，餘重雅那裡曉得，只說江念祖肯替他借錢，是個好人，糊糊塗塗的，就在借契上簽了一個字。那借契上頭，原約明三個月歸還，到了三個月的期上，餘重雅不知怎樣的，偷了餘太太的金珠首飾出來，賣了三千幾百塊錢，同了江念祖，到外國人那裡交代過了，要把借券收回，那外國人起先並不開口，在保險箱內，取了那一張借契出來，看了一眼，忽然問餘重雅道：「你這個錢還是還的利錢，還是算還的本錢？若是還的利錢，卻不消要這許多，若是本錢卻還不到十分之一，你到底算個什麼？」餘重雅聽了大驚道：「我通共借了三千塊錢，現在本利一齊繳楚，什麼本錢不到，我卻不懂，不要你記錯了罷。」那外國人聽了，頓時變了面皮，把雙眉一豎道：「什麼你只借我三千塊錢麼，你且把這借據看看，到底多少，再來和我說話。」

說著，便把那借契送到餘重雅面前，指著那數目的地方，給他看道：「你看到底多少？」餘重雅看了一看，實在一字不識，就如瞎子一般，只得說道：「我實在只借你們三千塊錢，你們借契上寫的多少，我那裡曉得？」那洋人聽了大怒道：「你又不是個癡子，怎麼借紙上寫著多少數目，你也不知道，你就肯糊裡糊塗的簽字，既然你只借我三千塊錢，為什麼這張紙上，卻明明的寫著三萬，難道這個借契，不算憑據的麼？」餘重雅聽了，這一驚真是石破天開，雲飛海立，呆了半晌，坐在那裡，就如木雞一樣，一句話都說不上來。洋人見他不敢開口，越發得意道：「你不要在這裡裝著糊塗，裝會子糊塗，算不了什麼，你做著這個樣兒，我這個錢，難道就不要了不成？」餘重雅見於這般風勢，更加把他嚇得閉口無言，幾乎要哭將出來。江念祖卻在旁邊做好做歹的勸那洋人道：「這會兒且不用和他說話，他老子餘季瑞，是個有錢的，我們只要去尋到了他，他兒子親筆簽字的借據，怕他賴了不成。」洋人聽了，起先還做作不肯放他，江念祖又竭力勸他，方才答應，索性把餘重雅剛才帶來的三千多塊錢的鈔票，退還了他，說今天姑且放你回去，明天我們自然來找你的老子說話。餘重雅也不敢答應，只得忙忙的走了出去，一想這事不好，江念祖通同了洋人，有心訛詐，自己要是回去了，餘季瑞問起來，怎生對答，那時就生得渾身是口，也說不出只借他三千塊錢，餘季瑞又是一錢如命的人，這件亂子，真個鬧得不校想著事已如此，姑且逃回家去，再說別的。好在身邊現有三千洋錢的鈔票，不怕沒有盤纏，等到將來回去的時候，那時事情已經冷了多時，料想自己父親，也捨不得一定把他怎生的處治。」想定了主意，也不和家裡說知，連鋪蓋都不帶，一溜煙跑到常州去了。

這裡江念祖等了一天，便到餘季瑞公館裡頭來找他，說是他兒子的事情，餘季瑞聽了江念祖為了他兒子的事，又來找他，曉得一定沒有什麼好消息，又不曉得他兒子在外面做了什麼事情，便一迭連聲的，要叫兒子來問他。那知追問起來，餘重雅已經一天一夜沒有回家，那裡尋他得著。餘季瑞尋不著兒子，心上懷著鬼胎，忐忑忐忑的不知怎樣才好。果然到了明日，江念祖又來找他，餘季瑞只得請他進去。江念祖一見於餘季瑞的面，就哈哈地笑道：「無事不登三寶殿，今天為了令郎的事情，設法兒來找著季翁，其實兄弟心上，很不好意思的。」餘季瑞心上雖是恨他，面上不能不應酬，只得勉強強地敷衍他幾句，讓他坐下，便問道：「不知小兒在外面，又鬧了什麼事情，要勞你江穎翁的大駕？」江念祖聽了，也不言語，就從袖內取出餘重雅的借據來，把餘重雅簽的字，指給餘季瑞看道：「季翁請看，這個可是令郎的筆跡？」餘季瑞聽了，便仔細認了一回，道：「小兒的筆跡，確是不差。但是兄弟向來不懂洋文，卻不曉得這裡頭是說些什麼？」江念祖依舊接在手中，藏在袖內，微微笑道：「這個麼，是兄弟經手令郎的借款，現在已經過期，令郎不肯歸還，所以兄弟來找季翁商議，偏偏的這個債主，又是個外國人，極難說話，不曉得季翁的意思，打算怎樣？」

餘季瑞聽了，雖也吃了一驚，但還不十分著急，料想自己兒子，在外面荒唐，就是拖些虧空，少則一千八百多則三千二千罷了，再多也沒有什麼人肯借給他，況且又是借的洋債，想著不還他也是不行，便開口道：「這個畜生，瞞著兄弟，在外面荒唐，你江穎翁不該糊裡糊塗的替他借錢。」江念祖聽了道：「當初借錢的時候，季翁卻沒有和我招呼，這卻不能怪我。」餘季瑞道：「也罷，這個畜生，既然在外面做了虧空，也只好我認些晦氣，和他代還，總是他做了我的兒子不好，但不曉一共本利多少？」

江念祖接著說道：「不多，三萬塊錢，是寫的按月八釐，不到一千塊錢，如今只要你季翁還了他的本錢，那利錢不還，也就罷了。」這一來不打緊，把個計算一毛不拔的餘季瑞幾乎嚇得直跳起來，那心上的難過好似刀剜肺腑，箭射心肝，一時又急又氣說不出那心上是個什麼味兒，定了一回神，方急急地問道：「怎麼就有這許多，為什麼要借給他？我起先答應和他代還，以為不過是三百五百，多到一千八百的事情罷了，那裡曉得有這許多，叫我那裡有這許多的錢來和兒子還債？不要是你們弄錯了，沒有這許多

罷？」江念祖聽了，正色說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，有憑有據的東西，又有你們令郎的花押，難道好多說些兒，希圖吡你麼？」餘季瑞又道：「你雖然不會訛我，然而我那小兒，也是個不認得西文的，不知究竟借了多少？」江念祖道：「口說無憑，這是要借契作準的，你若一定不放心，就把你們令郎叫出來，當面問問也好。」餘季瑞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小兒已經兩天兩夜，沒有到家，各處找他，不著，也不知他究竟往什麼地方去了？」江念祖聽了，冷笑道：「何如，你們令郎明是情虛走了，還說什麼？」餘季瑞被他頂得急了，便也硬挺幾句道：「你們當初借錢給他的時候，又沒有和我打過招呼，你們有本事借出去，便有本事討回來，為什麼要來問我！況且他年紀輕輕的，沒有閱歷，知道這一筆錢，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情，我那裡就好認帳？」江念祖聽了，也不動氣，只呵呵地冷笑道：「季翁的說話，倒也不差，但是人家肯借錢給你們的令郎，都是認著你的面子，你季翁一定不肯認帳，我也不好勉強，不過外國人的事情，他卻是說得出來，做得出來，不要回來在領事衙門打起官司來，那時你季翁失了面子不算，這一筆錢還是要一五一十的還他，少不了他一個，我勸你季翁還要仔細三思，免得失了兩邊的和氣，你你們令郎的親筆共押為憑，現在你令郎又情虛逃走了，不知去向，明擺著二十四分的理屈，那裡和他爭得過來！」餘季瑞聽了，想來想去，覺得實是不差，只得反向江念祖懇情寬限，江念祖便約了個一禮拜的期頭，辭別去了。餘季瑞等江念祖去了，咬牙切齒的直氣得一個發昏，一半是恨著兒子荒唐，一半是恨著江念祖有心論詐，氣了半晌，只得又去求見宣蘭生，要他設法。宣蘭問了他的情形，一口回絕，不肯答應，正是：三千三萬可憐公子糊塗；全色全收，何苦奸商壟斷。不知餘季瑞究竟肯還與否，宣蘭生如何說法，請看下回，便知分曉。